

楔子

死了！

應該……死了吧？

乾淨俐落，不拖泥帶水，難得她這輩子也有超然瀟灑的一面。

也好，一了百了，管他快被房東趕出來，還沒找到住的地方；管他這個月又遲到超過一小時，全勤獎又泡湯；管他老闆家的寵物吃得居然比她還要好，實在有夠沒天良；管他老闆有多冷酷又嚴厲；管他人人生有沒有前途……

這麼一大堆麻煩，以後再也不關她的事了！

耶！終於擺脫亂七八糟的人生……等等！

她死了，怎麼吃熱辣辣的麻辣火鍋、香Q好吃的披薩、外酥內嫩的多汁雞排、讓臺灣揚名國際的珍珠奶茶、紅燒鰻、豬血湯、中藥味特製滷味、鮮嫩爽口的蚵仔煎、蚵仔麵線……

嚥了嚥口水。

嘖！死這件事，好像不怎麼好耶。

事情發生的瞬間，林妙妙沒想過死的會是自己，因為不要命走出安全庇護的不是她，是那好命到令人髮指的一一貓。

貓咪自己打開籠子，邁出四肢跑向大馬路，直奔黃泉路而去，而貓咪的主人，也就是她那嚴苛的老闆正在忙，沒注意自家寵物正進行不要命的找死活動。老闆忽略的，林妙妙看得一清二楚，心跳瞬間飆破一百。

叭！叭！

優雅的貓步伐，踩在車來車往的馬路上。

叭叭叭！叭——

她該怎麼讓老闆注意到他家寶貝寵物的自殺行為？

眼見卡車高速逼向貓咪，林妙妙心跳如擂鼓，思考能力暫時停止運作。

吱——

緊接著刺耳的剎車聲鑽進她耳裡，直衝她的腦門。

「喵嗚！」貓咪無辜低喊，一雙貓眼哪兒都不看，偏偏專注地瞅著她。

她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了，加快腳步向前衝，或許被貓下蠱就是這樣吧。

卡車司機一改滿臉無所謂，瞪大雙眼盯著她，像看到了鬼般沒命似的狂按喇叭，右腳猛力踩下剎車。

叭叭叭！叭叭叭！

叭叭叭！叭叭叭！

叭！叭——

砰！

林妙妙下意識閉上雙眼，隨即感覺到身體騰空飛起。

人體居然也可以這麼輕盈？

彷彿一眨眼功夫，又彷彿過了很長一段時間，她的身體重重摔在柏油路上，痛得她連眼睛都睜不開。

等等！比她好命的貓呢？

林妙妙用盡全身力氣微微睜開雙眼，先是看到老闆的神情變得十分驚愕，快速跑向她。

老闆大大居然也有人性化的一面？她還以為就算天塌下來，他老大眼皮動都不會動一下。

她吃力地低下頭，臉頰似乎碰到什麼熱熱黏黏的東西？

「喵嗚。」貓咪定定地看著她，神祕貓眼閃過異彩，像在說什麼似的又喵了一聲。

「太好了……」貓沒事。

腦海中飄過這個念頭，下一秒，林妙妙陷入昏迷。

彷彿天長地久的過程，只不過短短數秒，卻足以置人於死地，她的人生在這一時刻來個詭異的大轉彎，拐進令她困惑不安又充滿報復樂趣的一條路。

這不是人類該來的路，偏偏她走上了這條路。

當林妙妙再次睜開眼睛，看見的是老闆那張萬年不變的撲克臉，可他原本冷酷到近乎絕情的雙眼，竟專注且充滿感情地凝視著她，還低聲喊了句——

「親愛的。」

親、親愛的？！

林妙妙驚得渾身發怵。

老闆這是怎麼了，該不會嚇得腦子都壞了吧？

第 1 章

劈里啪啦……劈里啪啦……

不行，好餓！

瞄了眼電腦螢幕右下角的顯示時間，不會吧，才十一點？距離吃飯時間還有一個小時，不——

萬念俱灰化作兩塊石頭，壓得林妙妙不由得垮下雙肩，她祭出強大意志力，抵禦飢餓感這來勢洶洶的千萬雄兵。

桌面電話響起，她眉頭一皺，心裡腹誹，到底是誰這麼不長眼，在這個時候打來破壞她抵禦飢餓的重大工程？

她接起電話，再熟悉不過的聲音傳進耳裡——

「妙妙，在忙嗎？」

「雲妃？」林妙妙眼眸一亮，張雲妃很少在上班時間聯絡她。「就老樣子。」

「三十四樓『光明頂』會議室需要支援。」張雲妃單刀直入。

「怎麼回事？」林妙妙忍不住打了個冷顫。

「光明頂」會議室是老闆大人專用的大型會議室，那些非常積極、有企圖心的員工總是擠破頭了想鑽進去力求表現，可她跟那塊風水寶地的氣場明顯不合。

「豺狼帶了兩位律師出席，沒事前通知，還跟了十多位重要股東……」張雲妃快速說明，暫停一下後再開口，她的語氣變得絕對冷靜，原本的煩躁感消失無蹤。「先不說這個，能不能上來幫我準備茶點？」

十多位重要股東和律師？內鬥氣息好濃厚。

準備茶點？林妙妙又來了精神，那有什麼問題，只要跟吃有關的事，她這輩子還沒失手過。

「幾份？」林妙妙聽見電話那頭傳來急促的腳步聲，雖然她討厭「光明頂」會議室的菁英氣息，不過朋友有難，不拔刀相助實在說不過去。

「請準備十八份熱咖啡、礦泉水跟水晶玻璃杯，直接送進會議室，妳可以在三十四樓的茶水間找到這些東西，十一點二十分老闆進會議室前，必須全部準備完畢，麻煩妳！」張雲妃有條不紊地交代。「陳姊那兒我會打聲招呼。」

「好，馬上來。」

林妙妙將文件一一存檔，關上螢幕，將辦公椅稍微往後一滑，站起身，快步走向電梯，來到三十四樓，踏進茶水間。

張雲妃說的東西果然一應俱全，義式咖啡機旁邊有包咖啡豆，上頭貼了一張便利貼，寫著「請用這包豆子」。

言簡意賅，非常符合張雲妃的個性。

林妙妙熟練地操作義式咖啡機，一杯接著一杯，空檔時間拿出十八份礦泉水跟水晶玻璃杯放到托盤上，最後推出一輛擦得亮晶晶的推車，把水跟水晶杯一一放到第二、第三層。

所有熱咖啡放在第一層，五杯一排。

掃一眼，已經搞定十五杯咖啡。

看了眼手錶，十一點十五分。

很好，五分鐘，三杯咖啡。

一定能趕得上！

咖啡機忙碌運轉，又完成一杯，很好。

咖啡機正在製造第十七杯咖啡，完成所有準備工作，林妙妙拿起那包咖啡豆研究。「乖乖，用這麼好的夏威夷咖啡豆，真會享受。」真想來一杯……

十一點十八分，她滿意地看著十八杯完美的咖啡，動手推推車。怪了，推車怎麼推不動？

咦？卡住！

她蹲下身，檢查四個輪子，果不其然，其中一個輪子卡住東西，她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那個東西拔出來，額頭都冒汗了。

十一點十九分，她慌慌張張推著車子衝向會議室，甫抵達門前，張雲妃和方祕書剛好從裡頭走出來，她們兩人快速交換一個眼神，各端起一半的熱咖啡踏進會議室，逐一配送。

林妙妙端起十個水晶玻璃杯跟在後頭，她一踏進會議室，就感覺到來者不善的惡鬥氣氛，讓她有些喘不過氣。

會議室大門開開關關，氣氛越來越緊繃。

十一點二十分，張雲妃和方祕書忙著發礦泉水，林妙妙則捧起最後一個托盤，上頭擺著八瓶礦泉水，她用左手勉強端著，右手想拉開沉重的會議室大門，卻

力不從心。

不料，一股強大力道突然從裡往外衝出來，厚重門板往外彈，她嚇了一跳，直覺要閃開，免得被門撞到，打結似的雙腿急著往後退。

俗話說越急越辦不好事，說的真對，她的腳步踉蹌，身體往後倒，眼看要摔個四腳朝天，她嚇得閉上雙眼。

砰！

這一聲可真響，不過……真奇怪，她怎麼一點都不痛？

林妙妙微微睜開眼睛，看到的不是天花板，而是門板，以及一隻從右前方橫空伸過來的手臂，穩穩壓上門板，硬是把門板給強壓回去。

啊？她怎麼沒想到可以用這一招，還有……

這是誰的手？

「讓開。」冷颼颼的嗓音落下的同時，縮回了手臂。

林妙妙的目光順著移動，看清來人，瞬間屏住呼吸。「老、老闆？」

他穿著一身筆挺西裝，萬年不變的冷面容，用孤傲、睥睨、不可一世修建而成的盔甲神態，不參雜一絲溫暖。

見她還在發愣，段震祈懶得多看她一眼，一隻大手扣住她的右手臂，往旁邊拉動，清除眼前障礙後，他立即鬆手。

他拉開大門，踩著堅定步伐，踏入對他虎視眈眈的空間。

「老闆，陳老闆突然想起有事，必須先離開。」張雲妃站在門邊，身邊是冷汗涔涔的陳政勝。

「離開？」段震祈冷銳的目光掃向陳政勝，嘴角上揚，似笑非笑，藏著幾分威脅。「在我來了之後？」

林妙妙手捧著托盤，看了眼差點撞飛她的陳老闆，趕緊走進會議室，將其餘的礦泉水一一補上。

「沒、沒的事，我怎麼可能不給段老闆面子？」陳政勝發出愚蠢的嘿嘿笑聲，嘴邊大黑痣噁心抖動，滿臉尷尬。

段震祈從容大器，比了個請的手勢，陳政勝抖著手，從西裝外套內袋裡掏出手帕，猛拍額頭、抹人中，乖乖走回座位坐下。

「把資料投影出來。」段震祈把隨身碟交給方祕書，接著轉頭吩咐張雲妃，「妳負責記錄，錄音存檔。」

林妙妙水送到一半，見另外兩人都有工作，只好硬著頭皮繼續送水。

段震祈剛在大位坐下，立刻有人開炮——

「我們來了這麼多人，連律師都帶來了，怎麼段氏企業只有你單槍匹馬出來應戰？」六十多歲的董事蕭永態度強硬，滿臉訕笑。

「閣下以為少？」段震祈撇嘴一笑。

殺雞用牛刀，已經夠浪費公司資源了，對付這群人，由他和兩位祕書出面，綽綽有餘。

「段震祈，你少囂張了，去把你手底下的大將叫來，別說我們人多欺負你一

個。」元老級股東們紛紛叫囂。

「尤其業務部的嚴騰曜，聽說他幫了你不少忙？」

「嚴騰曜忙得很，段氏企業就我最閒。」段震祈話鋒一轉，又道：「各位都是大忙人，想說什麼就直說吧，不必拐彎抹角的。」

「你爸十年前在遺囑上寫得一清二楚，當季的公司業績不到百分之二十，你就得下臺。」蕭永幸災樂禍地道，他就是看不慣段震祈年紀輕輕就能坐上大位，現在事實證明，這小夥子就是沒有能耐。

「叔叔記性真好，而且還真勤勞，十年來沒少提醒過。」段震祈輕鬆一笑，看了眼在場的閒人林妙妙，示意她關燈。

昨天才統計完成的報表，老狐狸們馬上就知道了，真是絲毫不放鬆，死咬著他不放。

林妙妙見方祕書已經準備好投影，走到電燈開關旁，關掉大部分燈光，只留下會議室後方兩盞黃燈，在場沒人提出異議，或者說沒空理會這種小事，面對段震祈，這十多位仁兄必須拿出全副注意力，她再看向坐在大位上的老闆，姑且不論他的冷酷，面對這麼多「惡人」還能這般從容不迫，她感到十二萬分佩服。

「震祈啊，前一陣子奶奶過世，你的打擊肯定不小，但你可不能公私不分啊！」陳政勝臉上掛著討好笑意，說出口的話卻意有所指。

「公私不分？」段震祈面無表情，沒有人能夠看得出來他正在想什麼。「請指點。」

陳政勝不想正面得罪，支吾著。

蕭永瞪了陳政勝一眼，主動接話，「上一季公司的業績跌到百分之二十點五，你以往的工作能力可不只這樣。」

段震祈嘲弄一笑，「原來上一季有百分之二十點五，看到律師來了，我還以為不到百分之二十。」

「我們當然要防微杜漸，上一季才百分之二十點五，這一季肯定更慘！」其餘股東們紛紛跳出來助陣。

「震祈啊，如果不行，你別硬撐，現在下臺，還不至於太難看。」陳政勝虛情假意地勸著。

「不成功，是因為不夠努力。」段震祈隨他們鬧，反正他早就摸清這些人的想法，只是在等待時機反擊。「陳老闆，聽說你的公司最近周轉不靈，如果我下臺，這個位置你坐得了嗎？」

「段震祈，他好歹是你的長輩，你怎麼這麼說話？」見同夥被攻擊，蕭永首先發難。

「只要夠努力，怎麼可能不成功。」段震祈不受干擾。「大家可還記得這兩句話？」

什麼努力就一定會成功？標準的站著說話腰不疼。林妙妙扁扁嘴。同事之前私下都說老闆不近人情，她還一知半解，現在印證風中飄著的傳言果然不假。

只要多接觸接觸，終究能夠了解一個人的本性。

段震祈環視眾人一圈，剛好捕捉到林妙妙不以為然的表情，他冷冷地轉開視線。

「這是你父親常掛在嘴邊的話。」蕭永又道。

「看來大家都還記得，記得就好。」段震祈喜怒不顯，眼底閃過一抹殘忍。「容我提醒一下各位，你們手頭上的公司，縮編的縮編，裁員的裁員，讓股東手中股票變廢紙的也大有人在。要看證據嗎？都在簡報裡。」

這群老狐狸，時時刻刻緊盯著他，隨時準備狠咬他一口，不過沒關係，反正對付他們，他從來沒有客氣過。

「這是我們的事，不用你來教訓我們！」蕭永的左手一掌拍向桌面，面色發白，惡聲惡氣低吼，利用突然爆發的情緒轉移眾人的注意力，以免段震祈揭他瘡疤。

「很好。」段震祈微抬高下巴，面無表情地掃視眾人。「這句話，現在我原封不動地還給各位。」

「段震祈！你——」蕭永氣得滿臉漲紅。

「等公司季業績不到百分之二十，屆時，各位再來也不遲。」段震祈擺出會議到此結束的態度，最後不忘補上警告，「大家都是商場老將，別忙錯了事，要是落得兩頭空，那就不好了。」

「震祈啊，大家有話好好說，何必……」陳政勝見情況不對，連忙跳出來緩頰，兩邊不得罪。

那是什麼鬼簡報，該不會連他的事也查得一清二楚吧？

「請回吧。」段震祈沒給他長袖善舞的機會。

眾人臉色僵凝，想再說點什麼，好替自己留點面子，可是當視線觸及段震祈淡定強硬的目光，個個噤了聲，一一起身，灰頭土臉地離開了。

離去前，蕭永拋來妒恨的一眼，段氏企業主要出產矽晶圓，在半導體市場占有重要地位，他會緊緊盯著段震祈，一有空隙，他會不計一切代價、從他這個晚輩手中奪走龐大的段氏企業。

想坐穩段氏大位？段震祈太年輕，也還太嫩。

會議室清空，段震祈接過方祕書遞過來的隨身碟，收入胸前口袋。隨身碟裡只有本季營收分析，那些人無比醜陋的瘡疤，只需要留在他們心底，他自然有辦法讓那些材料適時替他起到實質作用。

他站起身，一身清爽。

聲勢浩大來了這麼多人，卻被一個莫須有的簡報嚇得夾著尾巴逃走，他們怎麼會蠢到以為他會一次性把所有資料公開，和所有人為敵？

把狗逼急了，讓狗跳牆，然後再不費吹灰之力收拾掉，那是他父親段銓謀的行事風格，因為怕被攻擊，所以事情只要一冒火，就會立即滅掉。

但他不一樣，畢竟都是長輩，給對方留點面子，慢慢玩弄，比一次打趴所有敵手更有趣。

「方祕書，來得及嗎？」段震祈神色從容地問道。

「老闆，時間非常充裕，司機已在大門等您，從這裡到圓山飯店，只需二十分鐘。」方祕書早就做好了安排。「目前還有一個小時的空檔。」

「張祕書，這裡交給妳收拾。」段震祈看向張雲妃，眼尾掃眼林妙妙。張雲妃做事向來有分寸，這次怎麼隨便找了個人來會議室幫忙？

「是，老闆。」

「她是誰？」他隨口一問。

林妙妙正要回答，看見張雲妃給她一個制止的眼神，只好把話吞進肚子裡。

「祕書部林妙妙。」張雲妃回道。

「誰的祕書？」

「目前沒有固定協助的主管，屬於機動祕書。」

「機動祕書。」段震祈重複了一遍，沒浪費精神再多看林妙妙一眼，快步踏出會議室。「方祕書，安排一下，出門前，我想到員工餐廳繞一圈。」
這個林妙妙……他不由得皺眉，連奶奶留給他的貓都比她聰明伶俐。

林妙妙和張雲妃火速收拾好會議室，準時午休，十二點十分，兩人坐在員工餐廳享用午餐。

張雲妃習慣性地挑了個僻靜的角落，如果只有她一人用餐，會選擇坐在餐廳中央的座位，好接收來自四面八方的八卦謠言，但今天林妙妙在身邊，不適合蒐集公司內部情報，反而應該嚴防兩人談話被聽見。

林妙妙沒這麼多心思，見今天的餐點有三杯雞、鱈魚排和玉米濃湯，立即心花怒放，整顆心全在食物上頭，大口吃肉、大口喝湯，吃得不亦樂乎，一點也不怕被燙著、噎著。

段震祈蒞臨員工餐廳，引起諸多側目，他老大轉悠一圈，經過她們這桌時，冷冷地掃了林妙妙一眼，那時她正喝著熱湯，被他的犀利眸光一掃，手一抖，湯匙裡的湯汁濺到手上。

「燙……」林妙妙趕緊拿餐巾紙擦手，擦完，把手貼著裝著冰涼果汁的杯子，這才鬆了口氣。

段震祈不動聲色地經過，心裡卻忍不住想著，這個林妙妙的食道難道構造和一般人不一樣？那麼燙的湯往喉嚨裡猛倒，手才被噴濺到一點，就痛得皺鼻子皺眼。

末了，他把主廚叫出來，手指向三杯雞，說了一會兒話，隨後離去。

主廚默默拿來一個盤子，夾了幾塊雞肉，坐到一旁吃著，邊吃邊皺眉。

吃到七分飽，林妙妙才開口說話，「老闆……總是那樣嗎？」

「哪樣？」張雲妃下意識掃了眼四周，只剩右後方還有一名員工在用餐。

「高傲得沒邊沒際。」

在古代，他應該算得上是關羽等級吧？人在曹營，心在劉備那兒，想回家，還

得過五關斬六將，掰手指頭數一數，剛剛老闆也算以一擋十七，了不起，大人物果然不簡單，表面上笑著，你來我往說著話，暗地裡夾槍帶棍，不放過能攻擊對方的所有機會。

此等高端需要大量武器的對話方式，不是她擅長的領域，往往她還在理解第一句，這些人已經轉到第五、六句，這樣說話不累嗎？

「人家本來就高高在上，這種程度的高傲，沒那麼難想像。」張雲妃壓低音量，接著不著痕跡地轉移話題，「找到新的租屋處了嗎？」

「沒。」林妙妙端起玉米濃湯，沮喪地喝了一口。

「房東不是說他兒子三個月後結婚，要妳這個月搬家，他好裝潢房子當新房？」時間這麼緊迫她還在拖？這樣真的來得及嗎？

「想在臺北市蛋黃區租一間便宜的房子，難如上青天。」

「妳應該有點積蓄吧？」

「怎麼存？」講到這個，簡直踩到林妙妙的傷心處。

每天只要一睜開眼，樣樣都要錢，租房子要錢，水電要錢，就算完全不用水也不用電，也有基本費等在那兒，更別提還有勞健保。

人，只要還在呼吸，就有各式各樣的帳單朝自己飛射過來。

「別都拿去吃美食，小心被自己吃垮。」

「我哪有那麼誇張！」林妙妙抗議，她也不知道為什麼，明明沒花什麼大錢，怎麼每到月底就荷包見底？「不要談我，說說老闆的八卦，比較下飯。」

「敢講老闆八卦，當心被砍頭。」張雲妃的眼角餘光瞄到右後方員工起身離開。

「有什麼好怕的？」見她露出不贊同的表情，林妙妙馬上舉例，「掃地的李阿姨說她上次在樓梯間說老闆八卦，沒想到老闆就站在她身後，還說借過，李阿姨嚇得差點擠出淚來，心驚膽顫等了好幾天，老闆也沒把她喀嚓掉。」

「妳聽誰說的？」

「當事人，第一手資料。」保證原汁原味，沒加料。

「妳跟李阿姨很要好？」

「就有時候會拿一些紙類回收給阿姨，阿姨說那個可以賣錢。」

「老闆的事妳少掛在嘴上。」見她有話要說，張雲妃馬上朝她丟出一個先聽我說完的眼神。「之前有祕書談論通訊千金跟老闆的緋聞，隔天人就不見了。」

「怎麼個不見法？不會……」林妙妙深深倒抽口冷氣。被、被殺了？有沒有這麼無法無天啊老闆！

「叫妳不要成天看驚悚小說。」張雲妃沒好氣地微眯起眼，這是正常人該有的思維嗎？

「是推理小說。」林妙妙糾正道。

「聽著，不要對老闆抱持任何想法，好的壞的黑的白的粉紅的通通不要有，除非妳做好丟掉工作的心理準備。」張雲妃正色警告。

「放心，我不會跟錢過不去。」沒有這份薪水她怎麼活？可不能讓人生走進悲

慘世界。

「老闆是表裡如一的人。」張雲妃說得肯定。

「表裡如一？」林妙妙一臉困惑，這樣不是很好嗎，特別強調的用意是？

「別以為他只有外表嚴厲，他內心硬度可比岩石，冰度勝過北極冰。」

「聽說北極冰開始融化了。」林妙妙小小聲地補充，想到北極熊融化的家，她的眉頭不自覺皺了起來，甚至忍不住開始想像，要是她那間狗窩融化了，會是什麼景象？

「老闆靈魂裡的北極冰，就算地球溫度上升十度，也永遠、永遠不會融化！」張雲妃傾身向前，眯細眼，一字一字慢慢說。

「妳對他真有信心。」林妙妙吐了吐舌頭。

「我是太清楚老闆的為人。」張雲妃苦笑道，「對老闆而言，企業就是營利組織，不是慈善機構，沒能力的人就淘汰，產能低的人就滾出他的視線，如果妳看過他怎麼罵屬下，甚至是比他年長三十多歲的高階主管，就會懂我在說什麼。」

跟在這種人物身邊做事，她很清楚兩件事，一是她必須時時充實自我，增進能力，才不會因為不小心犯了一次錯，就被老闆淘汰出局；二是她在工作上的良好表現，不會因為老闆無能直接被忽視，或是必須時常換公司、被迫放無薪假。

「就算沒看過，好像也不難理解。」電視劇疑似有演過類似的情節，應該和張雲妃說的差不了太多。

「記住，永遠別和老闆那種厲害人物扯上關係。」張雲妃再次提醒，老闆那種人物，不是林妙妙這種單純女孩能應付得來的。

「OK！記住了。」林妙妙毫無負擔地答應。

她一個機動祕書，能和遠在天邊的老闆扯上什麼了不起的關係？天塌下來都不可能，安全得很，張雲妃太愛瞎操心了。

「寵物中心」是寵物們專屬的百貨公司、飯店、醫院三合一的綜合商場，占地兩百坪，三層樓建築，位於大臺北市郊，寬敞明亮，避開地價昂貴的蛋黃區，又有足夠的隱私，是許多政商名流樂於出入的場域，來此消費的客人，大多為長期顧客，商家對於寵物與主人的一切，幾乎可以說是瞭若指掌。

中心一樓有許多可愛的寵物，睜著大大的眼睛，和前來的客人們互動，只要出售一隻，等於替中心搞定一張長期飯票。

「喵喵，看這邊，這邊喔！」林妙妙蹲在寵物店裡，對關在籠子裡的貓咪說著話。

一隻手掌大的白貓轉頭看著她，雙眼緩緩睜大，抬起右前腳，輕拍玻璃板，粉紅色肉墊瞬間飆破可愛指數。

「哇！好可愛。」好想帶回家養……可惜她連養活自己都像在玩生存遊戲，怎

麼忍心拖累這麼可愛的貓咪。

猛地，林妙妙渾身一僵，耳尖地聽見身後傳來不陌生的嗓音，確認沒聽錯，她默默地移往有遮蔽的區域，避避風頭。

「段先生，『親愛的』一切健康。」櫃臺人員走出中心內附的診所，手中抱著一隻通體雪白的貓咪，慎重地交到段震祈手中。

貓咪聽到有人喊牠，抬起頭，好奇地左右張望，那模樣竟有幾分像正躲在籠子後面的林妙妙。

「親愛的？」段震祈挑高右眉，將從奶奶那裡繼承來的貓咪，小心地放入貓籠內。

「這是段奶奶給牠取的名字，您不知道嗎？」櫃臺人員的笑容無懈可擊。懶得回答無聊問題，段震祈只問自己想知道的，「牠平常吃什麼？」

「奶奶對親愛的很好，總是買最好的飼料，像這個牌子的飼料，還有這款一罐兩百八十元的罐頭，親愛的最愛吃這種口味。」櫃臺人員拿起迷迭香嫩煎鱈魚口味的罐頭介紹道。

林妙妙感到難以置信，小小一罐貓罐頭要兩百八十元？有沒有搞錯？！她常吃的便當一個也才八十塊，中午吃員工餐廳也只要五十塊。

看來當貓挺好的，免費吃、免費喝，成天無所事事，住的地方肯定比她那狗窩高級百倍，連出門晃晃都不用自己走路，有老闆親自提著。

唉，人比貓，氣死人，真想當老闆的貓……

「飼料一袋，貓罐頭三十罐。」段震祈吩咐道。

「三十罐？」櫃臺人員難掩詫異。

「一天一罐。」他可沒空天天來這裡。

「親愛的不一定肯天天吃罐頭。」櫃臺人員溫柔解釋，「牠很喜歡吃人類的食物，奶奶疼牠，幾乎都不會拒絕，雖然不建議太過寵貓咪，可能是奶奶給牠很多很多的愛吧，親愛的健康狀況一直很好，是隻幸福的貓。」

段震祈眼底閃過異樣，垂眼掩飾，拿出黑卡結帳，一手提著貓咪的粉紅色行宮，單手抱著一大袋貓食，和裝滿三十罐貓罐頭的大袋子。

貴鬆鬆的料理，牠還不肯天天吃？林妙妙嘆氣。只要不是她出錢，她完全不介意每天中午吃兩百八十塊的小火鍋或披薩。

一名服務人員發現林妙妙偷偷摸摸的舉動，上前詢問，「小姐，請問有什麼需要為妳服務的嗎？」

林妙妙舉起雙手晃了晃，腳底抹油，溜出賣場。

踏出賣場，看到老闆停在路邊的奧迪轎車，老闆本人站在後車廂，貓籠放在地上，一手掏出車鑰匙，打開後車廂，正要把飼料和罐頭放進去。

意外上門時，從沒跟人商量過，所有事情在短短幾秒鐘之內發生完畢。

貓咪自己打開了籠子，重獲自由的雙腳奔向大馬路，段震祈專注放東西，沒察覺，林妙妙卻看得一清二楚，心驚膽顫。

叭。叭！

貓咪踩著優雅的步伐走在馬路上。

叭叭叭！叭——

她一邊猶豫著該不該大叫老闆，一邊看著卡車越來越靠近貓咪，心在胸腔裡狂跳不止，像要跳出喉嚨。

吱——

緊接著刺耳的剎車聲鑽進她耳裡，直衝她的腦門。

砰！

林妙妙下意識閉上雙眼，隨即感覺到身體騰空飛起，而後重重摔在柏油路上，痛得她連眼睛都睜不開。

等等，比她好命的貓咪呢？

林妙妙用盡全身力氣微微睜開雙眼，先是看到老闆的神情變得十分驚愕，快速跑向她。

老闆大大居然也有人人性化的一面？她還以為就算天塌下來，他老大眼皮動都不會動一下。

她吃力地低下頭，臉頰似乎碰到什麼熱熱黏黏的東西？

「喵嗚。」貓咪定定地看著她，神祕貓眼閃過異彩，像在說什麼似的又喵了一聲。

「太好了……」親愛的沒事。

腦海中飄過這個念頭，下一秒，林妙妙陷入昏迷。

第2章

「應該快醒來了，段先生，您別擔心。」

很溫柔的女性嗓音說完後，沒有人接著說話。

段先生？林妙妙內心皺眉。應該是老闆吧？她救了他家的貓，老闆送她去醫院，合情合理。

印象中，她好像被卡車狠狠撞飛了，希望沒出什麼大事。

「只是受到驚嚇，已經做過全部檢查，請您放心……」

林妙妙覺得很奇怪，護士小姐在胡說什麼呢？她明明感覺身體飛出去，還重重摔在地上，怎麼可能只是受到驚嚇？想安慰人也不能這樣隨便說說，根本與事實不符嘛，老闆會信才有鬼。

「啊！睜開眼睛了。」溫柔聲音驚呼道。

林妙妙努力睜開眼皮，眼中出現老闆萬年不變的撲克臉，她倒也看得挺習慣了，沒被嚇到，接著她發現他正看著自己，喊了聲——

「親愛的。」

親、親愛的？林妙妙打了個冷顫，感覺相當不妙，老闆這是腦子壞了嗎？

不過不管怎樣，她應該和老闆打聲招呼，免得哪天怎麼死的都不知道。

「喵嗚。」

誰家的貓叫個不停？

她張口，努力想擠出「老闆您好」這類招呼語，可是怎麼喉嚨怪怪的？明明感

覺有氣衝出喉嚨，卻沒聽見聲音，身體虛成這樣，她要不要緊啊？

重振旗鼓，再試一次！

「喵嗚！」

怎麼回事？身邊老有貓叫。

「親愛的真有元氣，開始喵喵叫嘍！」醫護人員欣慰地看著貓咪。

段震祈則是日露疑惑。

林妙妙烏雲罩頂，什麼親愛的？什麼喵喵叫？說她嗎？人類喵喵叫不算正常吧？醫護人員一臉欣慰是中邪嗎？

「親愛的？」段震祈又喊了一次。

「喵嗚、喵嗚！」喊誰呀你！誰是你親愛的？我是林妙妙！老闆，被撞的是我，怎麼傻到你身上去了？「喵嗚，喵嗚，喵嗚喵嗚！」

林妙妙喊得越認真，心中越恐慌。她喊得這麼用力，怎麼耳邊傳來一聲又一聲的貓叫？

難道她傷重到說不出話來？這麼慘……

等等！為什麼每次她一說話，貓就造反似的跟著叫不停？

段震祈站直身體，雙手抱胸，靜靜瞅著病床。

不對勁，親愛的一向不愛叫，尤其神經質的鬼吼鬼叫，頂多好奇地探頭探腦，真沒撞傷腦子？

「段先生，有什麼問題嗎？」醫護人員聽完他的疑惑，微笑解釋，「這沒什麼，有的貓受到驚嚇，會短暫出現一些反常舉動，只要平常心對待，很快就能恢復正常。」

段震祈沒吭氣，謝過醫護人員，拿起手邊的粉紅色貓籠，手機突然震動，他接起電話，臉色重重一沉。

聽了半晌，最後淡淡說了句「我立刻過去」，結束通話。

「段先生，怎麼了？是不是救貓的人……」

林妙妙越聽越糊塗，醫護人員說什麼呢？她人就在這裡，難道車禍現場出了什麼事，救貓的其實另有其人？

「還在急救，情況不樂觀，醫師說可能會成為植物人。」段震祈盯著貓咪，神色歉疚。

老闆說什麼呢？什麼植物人？她明明就在這裡，好得很，還能喵喵嗚嗚叫個不……停？

一陣寒顫，涼透她整個背脊！

林妙妙眼睜睜看著老闆用他那雙大手抱起她，放入粉紅色貓籠。

林妙妙雙手巴在粉紅貓籠上，不敢相信地看著自己正躺在病床上，身上插滿管子，一張臉白得不像話，最慘的是，醫師結束急救，說她可能一輩子都是植物人，再也醒不過來。

現在是什麼狀況？

她在這裡，被關在貓籠裡，自己的身體躺在病床上，一動不動，看起來很像已經駕鶴西歸。

突地，她感覺到老闆拿高貓籠，迫她與他平視，她瞬間呼吸停止，老闆的眼神無比嚴厲，隱隱跳動著憤怒，如果眼神能殺人，她恐怕已傷重不治。

「因為妳的任性，」段震祈面無表情，嗓音極冷，「這個人才會半死不活地躺在這裡。」

對不起、對不起，她不是故意的……林妙妙低下頭，被指責得抬不起頭，身體縮成顆球。

「經過三天急救，為了救妳，她下半生算是毀了。」他繼續教訓奶奶留下的貓咪，神情是疾言厲色初階版，見牠懺悔地低下頭，臉色稍緩。

先說半死不活，又說她下半生算是毀了？林妙妙皺眉，她已經夠不幸了，老闆說話能不能有點包裝？她小幅度地抬頭，偷偷瞄向病床上的可憐人。

不對！任性的是貓，不是她。

這算什麼？變成植物人的是她，挨罵的還是她，天底下所有壞事都集中到她身上，公平嗎？

事情怎麼會變成這樣……

「喵嗚！喵嗚！」她抗議，憋了一肚子委屈。

段震祈沒在醫院久留，交代醫師必須盡力再試，所有費用他會支付，便帶著貓咪回到他位在山上的獨棟別墅。

別墅視野開闊，大片落地窗將山水景色盡數收入屋內。

屋外，一大片草地和花園，依海而建的游泳池，看起來像懸浮在半空中，萬一嫌在泳池不夠過癮，縱身往下一跳，馬上變海泳。

別墅一樓的中心是客廳，廚房、吧臺、視聽室、餐廳、書房、一間休息室圍繞客廳而建。

在客廳抬頭往上看，房子呈現白色螺旋狀，一路往上，空間極為寬敞，二樓有六間房、小型音樂廳、起居室、健身房、小型圖書館、會議室、觀星房，以及一間三十坪大小的泡澡廳。

踏進屋內，段震祈將貓籠放在客廳茶几上，打開，也不把貓抱出來，隨即轉身離開，踏進廚房，張羅飼料和罐頭，放到客廳一角的小木屋前，再次轉身離去，消失在一樓。

小木屋不是貓的住所吧？

林妙妙踏出貓籠，往下一看。媽媽咪呀，真不得了，不過是張桌子，怎麼看起來有點像懸崖？

跳，還是不跳？

腦子還在猶豫，身體像有自己的記憶，俐落地往下一跳，柔軟貓掌最先著地，緩衝力道，平穩落地。

她驚奇極了，沒想到懸崖般的落差，跳下去竟如此輕鬆，簡直就像奧運金牌選

手。

她記得曾經看過一篇心理學報導，只要學會騎腳踏車，就算失憶，所有事情都不記得，只要騎上腳踏車，依然能順暢操作。

這種記憶好像被稱作什麼身體記憶之類的，理論的根據是，記憶不僅存在於腦中，身體似乎也有儲存記憶的功能。

林妙妙放鬆四肢，動作流暢地走向溫馨小木屋，裡頭鋪著柔軟的毛毯，看起來相當舒服。

這就是親愛的的舒適貓窩？

木屋散發淡淡天然木頭香氣，毛毯也很高級，不愧是老闆家的貓，生活條件比她這人類還好上百倍。

餓意襲人，她走出木屋，看到玻璃窗上自己的樣子，一時間，她居然連路都走不好，還差點摔得四腳朝天。

生平第一次用四隻腳走路，感覺不是普通的怪。

收回視線，走到食物前面，嗅嗅乾糧，又聞聞貴鬆鬆的貓罐頭，飢餓感更加強烈，但她什麼都沒吃。

貓的身體對貓飼料很有興致，可是她這人類靈魂無法突破心理障礙吃貓食，就連一旁盛裝在水盆裡的水她都沒興致喝。

這是怎麼回事？變成貓以後，腦袋也不好使，想破腦袋也搞不清，自己怎麼成了現在這副模樣？越想越挫折，越挫折越想睡……就算莫名其妙變成貓，也必須捍衛人類的尊嚴，否則她真成了貓類。

房門打開的聲響，穩健腳步聲由遠而近，在她身後停下腳步。

林妙妙沒回頭，腦袋昏沉沉的，不知是餓還是暈。

反正她現在是貓，隨地亂睡還算自然，如果她是人，倒地一睡，看在別人眼裡不是出事就是屍體。

「還是不吃？」

半夢半醒間，她疑似聽到老闆大人沒轍的嘆息聲。

貓也有錯覺喔？腦袋還沒轉到下個念頭，身體突然騰空，又怎樣啦！別再折騰她了，讓她好好睡一覺，這要求不過分吧？

「喵嗚？喵嗚！」林妙妙在半空中，四肢用力掙扎。

幹什麼呢？想謀殺嗎？不對，殺人犯法，但她現在是貓，殺貓好像……法律不怎麼管？

段震祈雙掌捧貓，與其四目相交，發現貓咪突然完全不動，只是呆呆地盯著他，彷彿受到不小的驚嚇。

林妙妙目瞪口呆，老闆半裸著出現在她面前是、是哪招？

上半身全裸，下半身鬆垮垮穿著一條褲子，陽剛味十足的人魚線就在她眼皮子底下，只需要稍稍垂下視線，男性雄健的體魄飽覽無遺。

奇了怪了，老闆不是天天關在豪華的辦公室裡日理萬機，張開雙臂，擁抱來自世界各地的收入，哪來太空時間練身體？

最、最邪惡的還不是半裸著身體抱她，強健肌肉上誘人的晶瑩汗珠，她可以假裝眼瞎沒瞧見，但是來自他身上的熱力，正一波波衝擊著她女性的脆弱靈魂。

「親愛的，妳到底怎麼了？」

老闆大人眼神擔憂，說話內容又如此親密驚悚，林妙妙覺得脖子發軟，無力地左右晃動。

快、快噴鼻血了……

這等豔福，究竟是天災，還是人禍？老天爺，咱倆之間有什麼深仇大恨嗎？你整我也就算了，下手犯得著如此狠毒嗎？

「不吃？」段震祈盯著貓咪，牠的眼神為什麼一跳一跳的，不時瞄向他的下半身？如果是在看貓罐頭，為什麼不肯吃？「愧疚，還是單純挑嘴？」

貓咪沒回答他，連叫一聲也沒有。

他調整了一下姿勢，用左手抱著貓，走向廚房，不斷從冰箱拿出各種食材，突然，貓咪動了一下，亮著雙眼，彷彿在找尋什麼東西。

原來如此，段震祈了解一笑。

他把貓放到餐桌上，轉身回廚房，兩三下弄出一盤西班牙海鮮燴飯，以及一大盤香煎鮭魚，還沒端到餐桌上，貓兒鼻子靈，光聞鮮魚香，立即起立歡迎。

奶奶平常到底怎麼寵貓的，挑嘴到只吃鮮魚？

五分鐘後，一大一小，吃著自己的餐點。

這次，貓的身體和林妙妙的靈魂，完完全全接受煎得恰到好處的鮭魚。

真是奇蹟！高高在上的老闆大人居然會下廚？還弄得這麼好吃？不像她，晚餐泡麵一碗是家常便飯，再加顆蛋就算高級營養。

跟著老闆吃香喝辣的，感覺真不賴，嘴裡吃魚，眼睛吃冰淇淋，突然之間，她有種一箭雙鵰的驚喜感，亂賺到一把。

段震祈見貓又恍神，魚吃到一半停下動作，便伸出右手，用叉子輕敲貓兒面前的瓷盤，警告道：「沒吃完，以後只有乾糧。」

什麼？怎麼可以！林妙妙一聽，狼吞虎嚥地吃完鮭魚，而後赫然發現老闆大人正若有所思地盯著她看。

她果決地走到桌邊，想跳下桌子，逃離老闆那雙凌厲視線，只是餐桌比茶几高了許多，讓她……好怕怕。

段震祈眯細雙眼，靜心等待。

林妙妙能感覺到他的正盯著自己，硬著頭皮想往下跳，可是伸出左腳沒多久又縮了回來，沮喪到不自覺喵鳴了一聲。

下一秒，身體再次懸空，她驚得連續喵鳴好幾聲，直到被安全地放到地面，才鬆了口氣。

「喵鳴。」她轉頭喊一聲，算是向他道謝，只是這一回頭，正好看見老闆盯著她的目光充滿審視味道，她馬上一溜煙跑得不見蹤影，躲到他看不見的地方，四處參觀房子。

直到這一刻，她依然有種踩在雲端的恍惚感。

作夢來著吧？等睡醒了，搞不好她還得按掉鬧鐘，拚命擠上捷運，只為了準時打上班卡。

這晚，她最大的收穫，就是在書房裡看見一堆推理小說，以及幾張擺在老闆桌上的照片。

照片清一色都是老闆和一位和藹可親老奶奶的合照，只有一張例外，是老奶奶滿臉慈祥、疼惜抱著貓咪的合照。

這下子她終於明白自己在這個家的地位。

她看著照片中的老闆大人，雙眼露出點慧又帶了點狡詐的光芒，邪惡微笑占據整張貓臉。

高高在上的老闆，也有落入貓爪的一天？呵呵！

睡到太陽曬屁股，林妙妙滿足地伸了個懶腰，窗外陽光正好，打斜照射別墅，整間屋子像鍍金般閃閃發亮。

太陽真大……

不對！鬧鐘怎麼沒響？

霍然瞪大雙眼，立即跳起身，衝向套房浴室，不料卻迎頭撞上高級皮沙發，額頭劇痛。

可惡！什麼鬼東西？雙手往前胡亂抓了好一陣子，回過神，愕然驚覺，好好一張皮沙發，被抓出好幾道爪痕。

這、這不是她的傑作吧？

她的手又不是貓爪，哪來抓破……等等，貓爪！昨天荒謬的一切，怎麼可能不是夢？

林妙妙衝到玻璃窗前，雙掌拍上玻璃，盯著眼前的貓兒。活到目前為止，她沒有一刻像現在心灰意冷。

她真成了老闆的貓？

「喵嗚！喵嗚！」她一張嘴，馬上聽到不絕於耳的貓叫聲。

天崩和地裂，皆不足以描述她此刻的心情。

一連三天，她不吃不睡，想試試能不能藉由這些行為重返人類身體，不過回頭想想，自己現在是植物人，回到身體後不一定能醒來，躺在那裡一動也不能動，日子會過得比當老闆的貴族貓好嗎？

林妙妙陷入混亂思緒裡，終日焦躁不安，一雙擔心目光多次掃向她，造成的具體後果，就是被老闆送進寵物醫院，做一堆檢查。

醫師再三保證，貓真的沒問題。

但段震祈卻有疑問，「貓闖入馬路，最近又鬧絕食抗議，這些自殺行為，會不會跟奶奶過世有關？」

「一般來說還不至於會自殺，不過相依為命的主人過世，對貓而言的確不好過，尤其貓是很有靈性的動物，情緒難免受影響。」美女獸醫溫柔笑開，眼睛

疑似正在對段震祈偷放電。

任何人突然發現自己變成貓，會快樂才不正常吧？林妙妙無聲嘆口氣，美女獸醫無法理解她的委屈和哀怨。

「前幾天，貓抓破了皮沙發，這樣正常嗎？」段震祈依然不放心。

當然不正常啦！林妙妙真想站出來大聲表明立場。

那是意外，她不是故意的！不過說到這件事，她想起老闆那天回家，看到殘破沙發的第一反應——

根據老闆在公司的形象，她估計自己肯定非死即傷，就算沒被吊起來打，大概也會被狠狠唸一頓，再不然就被罰沒吃沒喝之類的，沒想到老闆只是打了通電話，叫人換套新沙發過來。

過沒多久，老闆又煎了塊鮭魚放到她面前，他自己則是整晚沒吃，進健身房狂練沙包，滿身大汗才回房沖澡，接著又進會議室埋頭工作，直到半夜三點，才拖著疲累身軀倒上床鋪。

這段時間，她在屋子裡到處亂走，比他還像屋子的主人，他偶爾淡淡瞄她一眼，從沒說什麼。

錯覺吧？她總覺得……段震祈這目中無人的男人，非常尊重寵物的移動自由以及自主意識自由，難道他的頤指氣使只針對人類？這、這就有點大小眼了。

「段先生，現在是親愛的的過渡期，主人過世不久，又必須習慣新主人和新環境，希望你再多給牠一點時間，多用愛心和關心包容牠，相信牠很快就能振作起來。」美女獸醫伸手摸摸貓的頭。「對不對？親愛的。」

「喵鳴。」這她可不敢保證，天知道自己何時才能適應貓身分？搞不好下一秒就豁然開朗，但也說不定到死都沒能調適過來。

不過，醫師撫摸她頭的感覺真舒服，她像背部癢很久的人，終於有人大發善心替她抓兩下，瞬間通體舒暢。

「看！親愛的說牠會好好珍惜自己的人生，不會自暴自棄。」美女醫師對段震祈笑得很溫柔，又動手摸摸貓的下巴。

真會胡扯啊！林妙妙懶洋洋地看了醫師一眼，舒服得從喉嚨發出「呼嚕嚕」的聲響。

段震祈沒看美女醫師，靜靜端詳大腿上的貓，再次露出沉思表情。

雖然美女獸醫關心段震祈比關心貓多，不過那次看診後，林妙妙的心態有了微妙的轉變。

每每想起美女醫師口中的自暴自棄，她很不服氣。

開玩笑！以前日子過得那麼苦哈哈，她都能熬過來，如今的生活既舒服又舒坦，吃免費、住免費，成天不是睡就是吃，再不然就在老闆豪宅內到處散步視察，連錢都不必自己賺，有什麼資格自暴自棄？

她不但不會自暴自棄，還要全心全意接受現況、享受人生……不對，是貓生才對。

正所謂努力不一定能成功；不努力，一定不能成功，現在放棄身為貓的享受權

利還太早！

既來之，則安之。她還在當人的時候，日子過得辛苦，沒道理變成貓，還會走回老路子。

打定主意後，林妙妙決定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衝向餐廳，跳上迷你吧臺，用夏威夷咖啡豆，替自己搞出一杯香噴噴的熱咖啡。

不過這還真不容易，得先把杯子滾到咖啡機出水口下方，按下按鈕，聽著熟悉的機械運轉聲音，她真有些迫不及待想喝上一口熱咖啡。

見咖啡滴得差不多，她小心翼翼地將杯子拉出來一點，垂眼，看著和貓臉差不多大的咖啡杯，聞著夏威夷熱咖啡的香氣，嗯，喝起來一定無比香醇可口、味濃芬芳。

她伸出舌頭興奮地一舔——

好燙！

林妙妙下意識往後一彈，盯著裊裊熱氣，沮喪地垂下頭。

說什麼享受？連杯熱咖啡都喝不到，活到這地步，人生還有什麼搞頭？連她最愛吃的食物都無緣再續。

不然來口披薩也行，天天吃高檔鮭魚也會膩，老闆那死心眼的傢伙，天天給她煎鮭魚，也不會換點別……等等！

披薩？她亮起雙眼，這個似乎可行。

她跳下迷你吧臺，奔向書房，先跳上皮椅，再登上最終目的地——桌上的筆電。

按下電源開關，用貓爪拔出桌面讀卡機內的信用卡，電腦開機完成，小心用貓爪 Key 入披薩店店名。

起初老是按到別的鍵，試了幾次，漸漸掌握訣竅，她上網流覽各式各樣的披薩，點選最愛的海鮮總匯披薩，輸入信用卡卡號。

以前叫外送披薩只需要幾分鐘，這次足足花了三小時才搞定！

不過為了吃到心心念念的披薩，三小時的文書工作是值得的！

關機，把信用卡重新插回讀卡機，林妙妙癱在筆電旁，累得直喘氣。

為自己工作的感覺，真好！

幸好自己是貓，沒什麼時間壓力，反正人生就該浪費在美好的事物上，叫外賣披薩，應該能榮登貓咪美好事物排行榜的其中一項吧？在貓界，這可不是任何一隻貓都做得到的事。

懶意侵襲，她在筆電旁窩了一會兒，想起那杯拒貓於千里之外的熱咖啡，邁開四條腿，奔向餐廳，跳上吧臺，重返咖啡燙貓事件現場。

貓頭出現在顏色漂亮的咖啡上，低頭，十二萬分小心，怯生生的伸出貓舌，蜻蜓點水舔一口——

好喝！

低頭，狂飲變涼的咖啡，喝得正開心，門鈴乍響！

林妙妙身體一僵，不動。

門鈴總共按了三次，最終一切化為寧靜。

跳下迷你吧臺，邁開四條腿衝到窗邊，親眼看著外送人員依約把披薩放在門外地上，轉身離開。

大門，確認安全。

林妙妙火力全開，加速衝到久違的老朋友——披薩身邊，熟悉的香味陣陣飄入鼻子，她迫不及待想咬上一口外酥內嫩的餅皮、多汁可口的配料。

口感層次豐富的披薩，她來也！

她用嘴咬住紙盒上的綁線，根本不必開大門，只需從下方的縫縫，就能把披薩盒「拖」運進屋。

嘿咻！嘿咻！

深吸口氣，再來一次。

拖、拖、拖回屋裡面！

林妙妙忙得滿頭大汗，低頭，看看四周環境。

藍天綠地，風景十分優美。

算了，乾脆野餐，坐在草地上照樣能吃，披薩不會因此減損一分一毫的美味。

不過，她錯了。

咬下一口披薩，她全身僵住，勉強再咬兩下，卻將披薩餅皮吐了出來。咳！好難吃！

不能輕易死心，一口吞進章魚塊。

咀嚼，咀嚼。

唔？味道還行。

再吃進一口鮮蝦。唔……美味美味！

吃得心滿意足，捧著圓滾滾的肚子，躺在草地上，曬曬午後溫暖的太陽，也不怕曬黑變醜。

半睡半醒間，林妙妙的腦海中滑過一個念頭，變成貓咪，說不定是人死後上天堂的另一種形式？

也許某種程度上來說，她已經死了，靈魂鑽進貓的身體裡，享受著生前渴望的一切，天天睡到自然醒、不用賺錢就有錢花、每餐吃香喝辣、徹底甩開上班奴的打卡人生……

這種吃飽就睡、睡飽就吃的日子，真是天上人間。

段震祈回家，雙腳踩在乾淨翠綠的草地上，踏進屋內，就見親愛的躺在新沙發上呼呼大睡。

他走到貓窩前，檢查飼料和罐頭，難得吃得精光，鬆了口氣，走進餐廳，正想煮杯咖啡，左手從咖啡機旁拿過一只咖啡杯，正要放到咖啡機下方，瞬間，他為之一愣。

咖啡機下方擺著一只歪歪斜斜、喝了一半的咖啡杯。

他這兩天有在家喝過咖啡嗎？沒有，就算有，他也不會只喝一半，還忘了收拾。

段震祈轉過頭，視線掃向睡得不亦樂乎的貓，難道……不可能！貓怎麼可能喝咖啡？

他很確定這兩天他沒喝家裡的咖啡，那麼這杯咖啡是怎麼出現的？難道有人進屋喝了杯咖啡？該不會是小偷闖空門，還囂張的喝了杯咖啡？

他火速檢查屋內各處，沒有丟失任何東西……不對，如果有賊闖入，警報系統一定會有反應。

「喵鳴。」

循聲望去，段震祈看見親愛的張大雙眼，定定地看著他。

貓咪站在餐廳入口，動作俐落地跳上迷你吧臺，低頭，伸出舌頭，舔了舔杯內的咖啡。

他皺眉，一把抱起親愛的，與牠四目相交。「這是妳的傑作？」

「喵鳴。」林妙妙睜大貓眼，模仿那些賣萌功力一流的可愛貓咪，慶幸可以說這種模稜兩可的話。「喵鳴！」哈哈，真爽快！

「妳喝咖啡？」他不死心地又問。

「喵鳴。」照樣兩個字搞定老闆。這種僥倖的態度、敷衍的行為、不用負責任的說詞，真是太省時省力啦！

當貓果然比做人好。

看著老闆困惑不解的眼神，林妙妙更加相信，所謂的天堂，就是變成老闆的貓。絕對是這樣沒錯！

而段震祈不知道的是，別墅後方，天天有專人處理的中型垃圾桶內，在這一天出現空空如也的披薩盒、被咬得亂七八糟的披薩片，餅皮沒有吃多少，上頭的料倒是吃得精光，以及四處散落的貓飼料……